

开掘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世界 ——评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

魏崇新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于文学研究都是至理名言。就以写人为中心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来说，把握小说人物塑造的功能，研究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尤显重要，因此，每研究一部古典小说名著，对其人物的论析一向成为研究的“热点”。《金瓶梅》的研究亦如是。近年来随着“《金瓶梅》热”的兴起，出现了不少介绍评析《金瓶梅》人物的专著，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界已不再满足于对《金瓶梅》人物的简单评价与表层分析，而是要求研究者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努力向人物性格的深处开掘，以揭示人物性格的深层意蕴与其形成演变的轨迹，从而把《金瓶梅》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孔繁华先生的专著《金瓶梅的女性世界》（中州古籍 1991 年版）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作为一部奇书，《金瓶梅》的人物描写不同于前此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它所写的不是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魔，而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平凡人，是平凡人那近乎琐屑无聊的生活，是平凡人粗俗的情欲追求，而正是《金瓶梅》对平凡人生大胆真实的描摹，带来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飞跃与转折。正如孔繁华先生在《金瓶梅的女性世界》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金瓶梅》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开始注重描写日常生活，塑造出平常人的艺术典型”。“在于所写的典型人物基本上摆脱了类型化的倾向而走向性格化。它体现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的深化。”基于此，孔繁华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指导自己的《金瓶梅》人物研究，从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出发，结合《金瓶梅》的文本描写，全面认真地考察了小说中人物活动内容、社会关系、语言行为，并进行细致的审美观照，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金瓶梅》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得出了较为客观合理的结论。

在评价《金瓶梅》人物时，孔繁华先生不为研究界流行的观点所束缚，不述旧说，亦不标新立异，而是站在新的高度对《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进行审慎详细地剖析，观点新颖而持论公允稳妥，善于道别人所未道。如吴月娘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从清代的张竹坡直到当前的研究者都把吴月娘作为一个冷面奸险的伪君子，对其持贬斥态度。孔繁华先生则在《吴月娘：面冷心热 守分随时》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吴月娘的行为语言、心理活动以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并结合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创作意旨，探微烛幽，从劝夫去恶，情真意切；真心求子，恪守伦理；治家理乱，处事有方；心藏隐痛，隐忍不纵；身为贵妇，御下宽容等诸方面寻绎出吴月娘这一形象的性格及丰富的内涵，一反流行的观点，给吴月娘以充分的肯定，论证有据，令人信服。不仅如此，在研究《金瓶梅》人物时，孔繁华先生还能别具慧眼，于书中看似次要而又被研究者们忽视的“小人物”身上发现新内容，以小见大，直探《金瓶梅》作者创作的心曲隐微，发别人所未发。《韩爱姐：风尘尚有真情在》一文，在把韩爱姐与《金瓶梅》中主要女性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其真情守节的品格，并透过作者对韩爱姐的描写发掘出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与其情感倾向，指出韩爱姐是作者着力描写最后一个女人，也是《金瓶梅》中唯一钟情的女人，通过这一形象的

描写表达了作者“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创作思想的升华。这种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颇富启迪意味。

因为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人,《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就突破了传统小说写好人全坏人全坏的僵化模式,写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及其矛盾变化。《金瓶梅的女性世界》紧扣这一特点,在论述《金瓶梅》的人物时从不作主观武断的道德判断,而是紧紧围绕人物的身份地位、行为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主体观照,进而描绘出人物性格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矛盾运动。在一般读者眼中,潘金莲堪称《金瓶梅》中的头号“淫妇”,《潘金莲:扭曲的灵魂》一文则并没有把潘金莲作为一个单纯的丑恶的淫妇看待,而是通过对潘金莲一生的悲剧命运及堕落人生的剖析,揭示了地聪明、嫉妒、凶残、淫荡、争强好胜、任性而为的多种性格侧面,她对人生欲望的多种追求以及追求中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描绘出她由一个不幸的受害者逐渐堕落为一个害人者的蜕变过程。使人认识到潘金莲的淫荡并非天生,她的堕落是那个污浊罪恶的社会造成的,从而指出:“她是一个思想、感情、性格复杂而矛盾的统一体,她的性格成长史,就是一部人性堕落史。”《西门庆:酒色财气的奴隶》一文不仅分析了西门庆作为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身分特征及其对金钱、权势、女色的多方面欲求,还展示出其理想与追求,其善恶集于一身的多色调性格。尤其是将西门庆的性格特点放置于晚明社会的文化心理中考察,揭示了这一形象所昭示的时代内涵,以及作者“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的典型意义,论述深刻,视野开阔。

人物的行为特征与性格变化往往有深层的心理基础,分析人物的性格若仅仅停留于对其表层性格的描述,而不能深入地挖掘其心理深层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活动,就难以全面把握人物形象的内在意蕴,把小说人物的研究引向深入。孔繁华先生在论述《金瓶梅》人物时,始终注意对人物性格的表层描述与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分析结合起来,力求通过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分析探寻人物性格形式变化的内在原因。关于李瓶儿的评价是研究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流行的观点认为李瓶儿在进入西门庆家前后判若两人,性格由狠毒的荡妇变为温顺的贤妇,呈现出前后矛盾不统一的状态,是作者写人的缺陷之处。《李瓶儿:理想的追怀与幻灭》则不满于学术界已有的评价,从分析李瓶儿的人生追求与婚姻理想入手,条分缕析,勾勒出李瓶儿前后性格情感合乎逻辑的变化过程,阐明了李瓶儿性格的主导方面与次要方面,同时也指出了作家在描绘这一形象时其创作主旨与形象之间呈露的矛盾性,对李瓶儿的形象作出了新的解释。再如,在论述韩爱姐钟情守节的性格行为时,孔繁华先生还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韩爱姐此种性格行为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即其与陈经济的关系由妓女与嫖客的关系向恋人关系的转化,韩爱姐对陈经济的感情由感恩报恩向情人钟情的转变,以及陈经济死后韩爱姐对陈之爱的追怀与心灰意冷悲观厌世的心态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金瓶梅的女性世界》的另一特色是资料丰富编排有序。在每篇人物论之后,皆专门附录有古代评点家对有关人物的评语辑录,所录评语辑自明天启、崇祯刊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清文龙批评《金瓶梅》等重要刊本,所辑条目包括总评、回批、眉批、夹批等,具按人物分类编排,这不仅对于一般的读者,就是对《金瓶梅》研究者也是极为有用的参考资料,可以省去许多翻检查阅之劳。特别是在关于潘金莲的人物专论后,作者不仅附录了历代评点家对潘金莲的评语,还附录一篇《文学史中潘金莲形象嬗变简介》的专文,专门介绍了从《水浒传》到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直至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中潘金莲形象的演变,并加以分析评论,无异于一篇精炼的潘金莲形象演变史,对于读者全面理解潘金莲的形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足见作者用心之苦,用功之勤。